

千

一

錄

千一錄卷之三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三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備三代之禮禮與孔子曰
吾從周其語顏子爲邦則斟酌四代之禮樂耳孔子
周人也葬宜遵王制何爲夏與殷也子夏曰聖人之
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蓋疑之矣子張之喪公儀子
爲志則從殷士當時禮樂不自天子出各行其志其
已久矣孔子蓋嘗嘆之豈其葬也而反古也乎哉
古不脩墓易墓非古也先王以爲生死無涯者也故

澤有斬服有窮祀有祧示民有終爲可繼也雖然先世之墓苟能守之百世可也夫既守之矣惡可不易追遠之謂何故世守之則易之此之謂禮

晏子之儉也有子曰焉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註以二子主經主權余竊疑之國奢示之以儉孔子所以大林放也春秋之時汰甚矣君子耻盈禮焉會子之論協于經矣有子泥禮矣禹惡衣服孔無間然狐裘三十年未可爲非禮也

有子見孺子慕而知踊之不可去也故曰禮非由天作非由地設人情而已矣苟子其不用其情者歎曰

禮偽

甚哉春秋之世之無道也陳子車小國大夫耳死而其妻與宰謀以殉葬况其上者乎傳譏秦穆之不霸以其良殉也夫非良也而可用乎孔子所以惡作俑者也陳子亢嘗及聖人之門能救二子之失環轍而誘其得已哉

季氏祭子路與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善之匪惟祭也政在易簡而已惟易簡也故易知易從奸蔽祛而田里安矣爲政者盍亦鑒於此乎故曰由也於從政乎何有

禮有可通其變者尸不若主之敬也子不可以爲父
尸孫可以爲王父尸孫爲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吾
意爲尸者其容有感矣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後王
所以不由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故曰瘠爲下致乎哀而自盡者
君子也不勝喪乃比于不孝而後世之稱孝者以毀
則有色取而飾焉者矣

其過可徵辯而不可面數其事君何以曰勿欺而犯
其記者之失歟告之以過則喜人知其過則曰幸儒
行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故云代虐以寬而曰商人先
罰而後賞何也蓋非重罰也雖先匪濫養苗者先去
其莠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以言其分則有等矣故曰
近非謂諸侯不言孝而王者可以廢弟也

囹晝夜頡頏水行舟註以爲如暴盪舟之類夫行
舟於陸雖勇不能論語之解似誤竹書澆伐斟鄩大
戰于濰覆其舟足證之矣水行舟者蓋污池引水流
連從流而頡頏不息是謂慢遊者也若陸地可行舟
則莊生不宜有推舟于陸之喻矣人雖勇如舟必破

何

賢者之於國也小用之則小利大用之則大利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以小祿也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小言不以大祿也記儒行者稍失其辭遂害其意矣故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之不賢者識之君子是以貴多聞而擇也

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各就其所重者言之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垂涕泣而道之寧不切切惺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猶鶴之鳴而和也寧不怡怡

吾鄉程文簡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言詩蓋
嘉師摯之樂也而詩序附會其語耳其論可據論語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足以相發也

管氏有三歸三歸臺名註非誤也然孔子所以小管
仲者不獨以崇臺爲侈也桓公好內而管氏三歸其
以水濟水不能匡也而長焉古也一德今以分過耶
此尤可責也今時義第以臺爲不儉耳而三歸之義
問之茫然則未讀荀子史記國策與說苑非註之非
也一取三姓女故云三歸

王者之迹熄而詩亾古者先王省方命太史采詩以

觀民風周之東政今不行方不省史不陳瞽不獻詩
是以亾詩之亾非徒雅也

孔子小管仲之器未悉其實也其不知禮固徵之矣
荀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其亦聞于子弓
氏者歟然猶未盡也子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德者本也不能慎德故不能脩禮其于王
佐遠矣夫

魯旱欲焚巫尪此巫必廷言能致雨惡其不效故欲
焚之非謂其面上向也解者不得其故而傳會其說
耳

樊遲學稼非害於學也以農圃之事而問聖人則其失非止不善門而已遊於聖人之問者不有禮義信可請事乎夫子是以小之也若曰士與農異處而不爲稼則伊尹有莘之野非乎顏氏子亦曰負郭之田五十畝以供饘粥豈其舍之而不耘也則又泥其辭而失其旨者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或欲從石經本辟作譬此於理非礙也然文義不順矣細繹二人字則辟之爲偏不可易也夫理皆通者猶不必立異見耳况於文不順乎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亥滋非商箕子也好異者存其說愚謂此陋儒也文
王以之作何解且內難正志與文明柔順等語豈謂
物耶

君不密則失臣一章文意甚明慎密不出古之當大
事者莫不然也似不必深解蓋言語爲階出好與戎
爲訓非一豈細故哉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謂成梁固爲政
者事也余聞其地不可梁今猶爾詩云深則厲淺則
揭地使然也然則子產之濟人殆有以耶而孟氏之

論政體則正矣

孔子以山求爲具臣非徒抑之必不沒其實也夫臣曰具則在位在職爲不負矣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所謂具也孔子又曰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二子之才固具之矣而大臣之道則未能盡雖以抑季氏亦道其實也若曰備臣數而已則盡市人能之孔子於人也詎毀而輕二子若是乎孔子以器許子貢其器則瑚璉也而未能不器也子貢之器蓋二子之具也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夫司馬者豈徒備數者而可濟緩急乎哉故臣不易具具臣不

易得也黃霸薛宣爲二千石卓然矣及爲相則不稱
賢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其文行非不具也及爲相乃
至誤國夫黃薛之政事安石之文行豈易得者哉而
大臣具臣之品斯可辯矣 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
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旅泰山弗能救伐顓臾乃爲
之辭此何能賢於從之者耶二子之愧於大臣孔子
誠不能虛美之也故非徒以抑季氏也

巽乎木而上水以木入以水出也視巽乎水而上木
文義更順而用修以爲支離謂朱子生於南方不知
桔槔之制夫桔槔不必生北方而後知也用修之知

朱子亦太淺矣。穴地出水穴卽鑿也。用修乃曰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用修豈不知字義者耶。其過求於朱註也。毋亦鑿耶。

否九五繫於苞桑用修例以朽索淵冰爲解其論亦美然玩繫字有固義矣。而保其存之義亦協苞桑之固。固家知之舊註爲長。

沈存中解王臣蹇蹇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其說亦新然玩下文匪躬之故則臣道也本義精矣。

大學之道三非也朱子偶因註疏之舊而未細潤也。

亦文義之小疵也而曰陰用漢註失言哉朱子固云
集註也

禹吾無間然與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文義同耳
疏以間爲間廁謂已不能間廝其間殊淺朱註本平
正不必疑也

子柳之母死請具而子碩欲粥庶弟之母甚哉禮之
不明之弊也夫禮非以爲觀美者也庶弟之母則粥
之彼將曰人夫也是可忍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孔子不可而門人不從七十子誠服孔子者也意其
所不從孔子者惟此耳俗之溺也以孔子之聖而不

能止七十子之賢而不能從何以責中下人哉吾見有生不能養而粥產以塋者矣彼非爲其親也以人之觀羨爲已羨也夫禮惡可以不明乎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行齊衰則子夏之論也夫二子言禮從其厚者也蓋同室者也孔氏不喪出母惡得爲異父之昆弟服乎

惟殯非古而敬姜行之君子曰知禮夫禮者理也其動也中斯協於理矣禮以別嫌爲大豈有非之者哉悼公之喪季昭子猶知食食爲不安孟敬子則悍然不欲勉而爲瘠矣記禮者蓋甚之也豈以其不瘠爲

情也

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記禮者無定說余以爲男女之別禮之大者也其位亦取其別而已矣故禮者非以位爲禮以別爲禮也協於禮則東鄉可也西鄉可也

魯哀公爲妾齊襄悖禮甚矣然有子猶得問之而公猶以魯人文則猶知有禮也後世則惟其言而莫遠之其所愛而辟於是廢后立庶者接迹矣

古者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今也人自爲度歲更其制輦轂之下 詔書屢下而有司未有奉行

者巾服之妖翩翩乎九衢何以示四方爲政者乃以爲未務哉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奠雁合卺婦道成矣三月而廟見雖未見歸之女氏歟生去則死歸也生未可去死而歸之禮歟取女者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吊旣葬而除之禮也夫死女斬衰而弔則胡以歸近有未嫁而稱烈者君子弗謂禮然旌之弗可已也其難之也斬衰而弔將責之以殉乎二者竊有疑焉將以質諸達者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言不貴

遠物也今之進鮮使者民苦其擾甚矣水物經數千里其有不敗者乎亦焉用之以爲不可廢惑也

禮貴特犢而賤大牢貴其誠也大饗尚服修而已矣明水䟽布之尚素車之乘尊其樸貴其質禮也禮反本始者也老曰薄荷曰僞安知禮孔子曰薄於德於禮虛此失禮者也非禮之失也

食不二味孔子以告哀公况人臣乎明此則食前方丈者可以藐之矣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記曰命以坊欲命以坊欲君子也刑以坊淫庶民也

大饗夫人之禮其可廢也何俟陽侯雖祭也男女毋
交爵可也夫禮以章別者也不可以不嚴也

以德報怨矯也以怨報怨宿也以德報德則不忘其
德以直報怨則不宿其怨仁至而義盡矣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註明矣不可易也今也若以爲
淺必推之於穆之微則聖人猶必五十而後知難乎
爲君子矣蓋言非一端有庸言有微言盡性至命樂
天知命微言之也得之有命居易俟命庸言之也中
庸其至矣乎不可能也而何可易之也子罕言命
子貢猶不可得而聞今始學者卽高談性命聖人所

雅言者且卑視之矣夷考其實而無所得卑莫甚焉
不意江左邪說之風復作於有道之世也

奔喪者不及殯其之墓也主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
左婦人墓右夫婦人不易出也無亦可已乎婦人奔
喪婦人待之禮是以云

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可能也至其難進而易退易祿
而難畜見死不更其守乃所以爲儒矣

矍相之射辭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
不入夫不孝以無後爲大故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先
王之制也胡爲與賁軍亡國者倫乎謂非所後而後

之者也非所後而後之斯鄙之矣末世乃有爭爲後者何以入君子之圃

祭必夫婦親之禮也婦人之閑於禮者鮮矣禮有所不行者此類也公伯文子之母不踰闔而見康子孔子曰知禮是故婦人之禮可已者已禮也夫人弔於大夫士可已者與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不之罪也君猶然况其下乎季康子名肥孟武伯曰何肥也後世重諱以爲恭遠於禮矣退之之辨甚矣夫

淳于髡名實之談孟子答之婉而顯辯而信矣至韓

詩外傳所述殊失真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髡惡足以知君子而著外傳者亦知有說士而已矣彼以爲君子亦若說士而已矣彼非誣孟子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故不知孟子而以已度孟子而妄附於孟子伊尹復辟告歸卒於沃丁之時葬於亳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太戊贊於伊陟其著明如此而竹書猶云太甲出自桐殺伊尹蓋說士務奇僉夫憎善無稽而不察志異而無當亂世之風也近世詞人之文欲加諸滕則跖可夷欲墜諸淵則堯可桀使其文傳卽有良史欲錄實何由哉

詩小序未可盡信也未可盡疑也以爲子夏作者未
然也而漢儒之所傳未盡無所本也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國之亂亾忠臣乃見未可謂一國皆淫也吾家
秋崖虛谷直謂秦火之燼漢儒亂之姑以所刪流傳
日熟者足其所不記耳墻茨諸詩是也此其說可繹
也

說築傳巖之野傳巖之野殆說隱所而身執役於版
築此野人之恒事也傳巖者因說而名之者也而世
紀乃謂胥靡而築非也自古聖哲無罪而在縲紲之
中者多矣吾非以胥靡爲非也胥靡所築不於巖野

二一金
卷之二
二
玩書之旨非曰胥靡是以知其非也

世之學者言之不怍動以先儒爲支離未嘗求諸心而體諸身也明明德曰何嘗言心夫明德非具於心者耶心欲勿言德將安據吾未聞舍心而言德者也講者云慎獨功夫至易簡矣不必更說研幾夫研幾者中庸所謂擇善也善惡不分惡從而慎之聖經之旨互相發也是故能擇則能慎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教百世不可易也理何所在惡從而窮之有物有則言格物而無方者有體矣有體而知所以窮之也若曰知身與家國天下之爲

一物又知身之爲本家國天下之爲末於此格之而已夫身與家國天下之爲一物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此三尺童子信易簡矣而惡用於格也且學者以窮理爲非乎孔子之言也不敢非也窮理而不可非乎則格物何病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爲煩也此爲始學者言之也然非朱子始言之子夏不曰日知其所亾乎

親民新民皆有義特以自新新民章繹之當爲新無疑矣

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卽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

說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所以擇善擇善乃所以明
善卽物格而後知至之說也聖賢之言未嘗不貫徹
彼好爲異說者未之思耳理不俟窮而知自至者吾
未之聞也

心統性情非謂心性情爲三物也人能弘道者以此
心也心正則性盡而情中節故曰統言有主也泥其
辭而曰過於分析誣矣孟子之論性情不曰克其心
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或謂執爲樂非也執事敬執御
執射註盖有據矣子語太師樂在自衛反魯之後宜

未雅言之也立於禮成於樂禮先樂後故非雅言
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從曹元遊盡得秘術然早
夭禮所謂十全者能定其生死不失耳非能盡起之
也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語意猶誰能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勉人之爲仁耳今必曰仁者雖死不亾是未
嘗死此爲高者之空談非洙泗所雅言也君子之中
庸也語其常而已矣其曰有殺身以成仁此值其變
者也時可以死豈仁之爲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夭壽不貳非夭其天年者也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傷廉人所易知也至於與之傷惠死之傷勇則有不易辨者雖升堂賢者如求如由猶未免焉苟非察理精微則孔子何以不與召忽之死與冉子之請粟哉雖然士苟求無傷於行則必自不苟取始矣是以貴夫行已之有耻也

用修以孔子言性與孟異而孟之言使人驕夫孟子言人可爲堯舜猶孔子言爲仁由已孔子豈以驕顏淵乎聖之與狂相去遠矣而性本相近也是善之說也故曰繼之者善孔孟之言一也何云異

儒者以安慮爲定慧似矣曾不知釋氏所分岐者迺

在知止乎且知止則莫如文王矣文王所止者君臣父子之倫也而釋氏何所止乎

說築傳巖之野謂起於板築非誤也用修以築爲居豈謂板築非聖賢事乎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辨之明矣而謂負鼎彝之才則曲解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以此解天下歸仁不費辭矣無庸高論也蓋聖人未嘗忘天下而顏子王佐之才故問仁則告以天下歸仁問爲邦則語以四代禮樂至其躬行實踐則豈嘗出其位哉爲仁之自在視聽言動之間而已

一戎衣戎衣猶云兵車不必以衣爲殷也一戎殷語亦不雅讀武成文更見註疏之謬

憲章文武朱註近守其法章明之義未遺也猶曰吾從周從字何嘗有遺乎守其法正所以章明之也以爲遺者何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疏訓穀爲善則不易得文意不順矣以邦有道穀無道穀照看自得之耳

三以天下讓猶三思三復言讓之固也舊註以三事實之鑿矣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謂周之才可以媿唐虞耳舊註

謂盛於唐虞未得孔子之意

文莫吾猶人舊註謂文皆不勝於人並讀下句則宜覺其不安矣

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數語並玩義自顯矣朱註妥矣舊註先勞苦而後有功殊淺

自牖執其手朱註引禮妥矣疏謂以惡疾故謬伯牛大賢惡疾命也何以不欲見人

不遷怒以怒於室色於市證之得其意矣疏解淺爲長者折枝疏以按摩解淺朱註勝矣近楊用修以折枝猶折腰此解雅可從

疏季孫曰異哉句子叔疑句已非孟子文類矣而使
其子弟爲卿其解益謬朱註無可疑

盡心章朱註不可易而以爲支離語殊淺耳而曰
簡當好異之心乃至於倒置也

人有不爲知所擇也朱註妥矣若謂智深勇沉如古
之持重不輕動者其義亦通然涉捍闔者言矣近有
纂漢詁者以爲勝朱註試閱之乃益知朱註之精耳
漢註律天時謂編年四時具襲水土謂記諸夏之事
山川之異此豈特孔子能之乎而纂者若謂爲奇聞
吾所不解也

子在川上之嘆舊註徒以爲悲往傷今之懷耳如其說則恒人之情也何必記之以垂訓耶纂者以其異於朱註從而讚之曾不讀孟子亟稱於水及觀水有術之章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所慎疾非細事也知事親則知守身矣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必因武伯之失而告之朱註妥矣舊註謂不妄爲非以貽父母之憂父母惟其疾之憂而已其義亦通而文理則鑿矣無取焉人不知而不愠猶云三已之無愠色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語本平正無可疑也若曰誨人不倦有鈍

根不能知解者恕之而不愠怒此不俟君子能之何
力至此說乎

宰我問短喪有所見而無隱也孔子深責之非設為
問答也舊註欲為我文而不達於辭奚取也

鄉愿一鄉皆稱善人焉其解自明舊註讀鄉為向解
愿為迎合鑿而不得其說者也

饋藥未達而不敢嘗與人之忠也所慎者疾也禮也
亦情也何未盡之有

不時不食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之類是已而曰朝
夕日中時非此之時不食有如朝時或有故不得食

則其時過矣則將遂不食乎好異者以此疏爲優何也

單辭折獄皋陶不能子路何以可也不俟兩造而偏信一言子路而愚人也則可解經如此真腐儒矣而好異者取之宜其不達紫陽之精也

先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義自平正疏一謂先道以德一謂先行其惠乃億度之語非經旨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非謂入山林也如沮溺丈人皆躬耕以避世奚必山林而以其解爲入細不亦諛乎奸異者好諛舊註而操戈於紫陽誠不知何心也

佛肸之召孔子欲往其旨微矣疏謂以觀門人之意則不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乃實不欲往而故爲欲往者以誑其門人豈洙泗氣象乎乃自以爲得聖人之趣而諛之者又曰見極超脫何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疏以爲不欲言過其行於義亦通而語意未順也朱註妥矣易曰行過乎儉

客有問不有祝鮀之佞章謂世好佞不佞則雖美難免也余讀巧言令色章而客悟

古之學者爲己章以爲君子儒章並看義自顯矣朱註精矣疏解淺然其曰空爲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殊

今之學者之失

乘桴浮海嘆道之不可行也而子路未達無所取材
材裁字通其義精矣舊註謂無所取桴材殊陋何以
取之

佛肸脫屣而生田單子洩故道險以全魯皆非爲不
善者孔子欲往示不絕之二子者倘亦有張公室之
意歟

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子亦不肖獨女弟繫與二嫂
諧瞽瞍與象欲殺舜每爲之解上智下愚不移信然
哉舜有兄有女弟亦資多聞

竹書紀年武王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其義優矣孟子是以不信武成也然前徒倒戈刃安得不血非周之兵也滅國五十孟氏之文宜有誅矣則亦安得不血

說苑子路問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余嘗疑論語人也上當闕一字此足以證孔子稱管仲大人又曰小器其旨可互發非相戾也

孟莊子不改父之政孔子稱之然父喪方新而盟莒伐制以專橫見譏則於貽親令名之道有歎孔子特取節焉者也

箕子之朝鮮猶微子之宋也武王非富天下天與之人歸之商周之征伐唐虞之揖讓其道同其心同也微箕者猶夫堯舜之子也曷爲不可封哉旣封矣何謂不爲臣哉故以罔爲臣僕之辭而謂箕子不爲臣者未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未達殷有三仁之旨也箕子不爲臣朝鮮豈自王乎其曰罔爲臣僕者蓋微子之去足以存祀寧爲之奴而不去者冀商之或有可與存也其卒爲臣亦純乎天理而不以已與之故曰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蘇氏曰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夫五等之爵未有不達於天子者未聞封之非仕

也且存祀化夷而賓於周周之於箕子有禮矣若曰不可臣是不可封也若曰不臣而封是爲天有二日也可乎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猶禮之賓與易之賓於王非不爲臣也朝鮮遠矣而可不臣耶越裳重譯而來者豈其不臣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順天應人以德服人箕子而不可臣是頑也夫武王非富天下也箕子豈利朝鮮者哉明乎此則知孔子所謂仁矣或曰斯論也後之事二姓者將以爲口實如之何噫後之伐國者而有湯武吊民之師乎有君如武臣如箕子者乎仁不易言矣

武之誓師必曰文考若曰文考之服事冀紂之改也而終迷不復師不得不興云爾不敢違天命其敢違文考乎此武王之意也而後世遂以爲陰行善之證是不得其心因不得其辭矣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謂其慎之於始而不苟故能敬之於久而不棄非無所擇而徒毋失其爲故也故曰善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故上衣玄下裳黃天玄而地黃也

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聖人語其常也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君子所以行法而俟命也夫言非一端而已不
曰遯世無悶乎君子亦有窮子路則愠見矣子路之
愠愠時也人不知而不愠斯爲君子故曰君子固窮
由也升堂矣而猶不能進於是乎故曰知德者鮮苟
知德矣樂在其中奚有於愠子路悟彈劒而歌持下
而舞是以爲勇於見義也今謂見夫子而含怒恐未
然未仁未智之疑非升堂者也諸子之陋也

書同文竊意書爲詩書之書文爲文行之文謂謨訓
有明徵不若後世之邪說橫議異同聚訟也至孟子
時始有楊墨矣

周之冕冕非徒祭服之冠也註何以云侯質之

子曰述而不作又曰作者七人矣然則作者似非指
隱者也夫子於荷蕢者曰果哉於沮溺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蓋欲引之於道而不得與之言不宜稱述之
也易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
文王之羨里周公之居東也七聖人者孔子之所謂
作者歟斯言也其韋編三絕之時歟

聖人之作易也盡意盡言盡情偽矣默而識之存乎
德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今也德之不修無論也

行之弗篤無論也而曰孔子固言默而識之耳如其
言槩市之人楚楚道上具曰予聖可也韋編三絕不
亦勞乎孔子嘗憂之矣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是以侮聖人之言也

魯人之漁也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君子是以善
之也是以爲一變至道也而獵何以較蓋漁以養也
獵以祭也養有有無而祭無無也是故得之可爲悅
而不以儉其親斯較矣夫較爲祭猶可從也吾未正
其器也吾正簿正其器器禮也而祭者必以禮以禮
之謂孝楚大夫不以芟薦寧違其親而何較之爲是

故政有本也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此聖人之用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如或人之問子西非
盡謂今之大夫亦必非指居是邪者故有彼哉斗筭
之答記者偶未詳耳余嘗有有子之疑必有爲言之
也

居子居之言君子嘗居之矣箕子之朝鮮泰伯之荆
蠻是也非自謂也

長子帥師不敗矣弟子何爲輿尸乎政出多門不用
命而衆爲主焉是以凶也

舜能化象終封之象蓋猶有萌焉於其忸怩焉見之

矣舜是以喜也喜其忸怩忘其謨蓋矣雖然竟人未
可徒以仁漸也焚之不可蓋之不可小枝受大枝走
其枝窮矣而夔夔焉烝烝焉乃可以允若也使舜而
可殺何允若之有是爲申生扶蘇而已矣此聖人之
用也

禘之義至深遠或人之間正宜以不知答之季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猶答或人之意也夫人道通
於神明者也知事人則知事鬼矣禘之說易於天下
能事神必能治人矣舉一隅使反之非不告也 不
主不禘之諱恐未必爲此中庸論周事何諱歟觀中

庸引奏假無言及易萃渙假廟立廟之辭則示斯指掌之義明矣

里有父攘羊而與子食之者比覺或曰子無罪聖人固言爲父隱也甚矣人之侮聖言也夫所爲爲父隱而以直稱者必有以幹父之蠱焉必有以蓋父之愆焉必有以諭親於道焉豈徒曰隱之云乎且攘而隱乎而食之而可以爲直乎今之侮聖人之言者若屢空若空空若默識若無言皆攘羊之類也

漢儒解喪牛於易云百姓喪其君如牛亡其毛似足以倣在上者然聖人豈示人以悖逆之語乃視君如

牛毛哉漢宋儒林之得失亦昭然易見矣

武成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亦所以安反側也
于時助紂爲虐者非無人耳然豈棄之而忘備耶易
之師容民畜衆八家之井卽八陣也詩之頌駉牝三
千旅之辭喪牛於易易疆場也武成未久而周公東
征豈以不教民戰者耶晉武平吳遂忘經畧易世而
亂其貽謀然也

韓子云孟子之書非自著是也見梁襄王而出語人
必其徒所記其論天下惡乎定記之得者也其謂不
似人君記之失者也非自著可知也朱子語錄記者

非盡升堂者也其得失所宜擇今之議者何其薄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疑子字乃或字之誤雖非魯
君意孔子不與康子言其無道若作或字則下文文
義似更協俟質之達者 衛靈無道而國多君子使
能用蘧伯玉史魚豈惟不喪功烈必可觀矣靈之爲
靈久矣惡可以語此意彼見齊桓之盛謂色無傷於
治而獸可與群也故君子動則思可法仲尼之門五
尺童子羞稱五霸董生之論醇矣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卽如大夫三廟上士二廟
苟不藉素業殆非草野起家者所能辦也後儒祠堂

之制達禮意矣 古禮世祿者之禮也世祿之禮非
所行於郊野者多矣通其變使民不倦斯之謂禮
數之不齊天地亦囿于數者也是故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裁成輔相所以贊化育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此實理也

微生高素以直名乞醯與人其意良厚而權度未盡
也聖人曰不得爲直所以抑賢者之過使歸於中也
若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疑非夫子之意 盖道之
不明中庸鮮能久矣葉公非庸人猶以證父攘羊爲
直聖人曰證父非直而隱爲直證父之非直易知也

爲父隱之爲直未易知也。爲父隱之爲直易知也。乞
醢與人之非直未易知也。尹字是以貴精義也。精義
入神中德至矣。夫子不與微生之直其以中德進之
歟。微生賢者歟。

卦德巽入坎陷其大旨也。或謂傳言巽不言入言險
不言陷此無庸疑。夫巽自具入義險自具陷義。文互
見而意相發也。若以時義繩尺讀古文陋矣。

卦畫自下起解者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
而始然陽從下升故取陽生之義也。愚意此亦無庸
解。夫高以下爲基登高必自乎事之自然者也。夫學

亦然下學而上達惡有不自下起者耶今之驟而語上者吾見其速墜也

孟仲子譜以爲孟子之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朱註因之二說皆無可據宜闕之耳窮理則百世可知稱名則非理之所察也

兩觀之誅其罪狀非今之所悉也而孔子必無濫刑也而謂無其事則何以徵之則曰當時可誅者莫如三桓何以舍之也堯在位七十載不誅四凶何可寇七日而有誅也孔子語季氏焉用殺而何以殺爲政也此其疑者惑也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夫

見行可之仕而豈徒哉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言之
必可行矣於三都之墮見之矣孟氏之弗克也則舜
之格苗文之降崇也聖人之用也而未究也君子不
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魯之所以立國也而曰
不待教乎堯不誅四凶其罪未盈也舜攝政而亟誅
之舜爲濫乎上失其道民散入矣康子之所謂殺寧
中乎孔子是以止之也而孔子寧妄殺乎謂孔子無
妄誅吾所知也而謂孔子爲政必無誅謂少正卯非
不可教不必誅則吾所不知也君子於所不知關之
可也謂其無稽也

仁之實事親而愛不切於從兄乎義之實從兄而敬不先於事親乎古語多互文非若後世塲屋繩尺也舉一而可旁通者多矣

孟子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若以爲天道之常而所以治其亂者卒歸之聖人故言天者莫善焉嘗以爲天下之治天寔啟之而人成之天下之亂人寔釀之而天因之何也當其治也賢俊在列濟濟藹藹王國之楨非天運之隆才爲世出乎乃其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競業保邦則人之所以成其天也天也亦人也及其亂也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孰

不曰人之無良自作之孽乎乃其曰予智謂天下莫已若矣非愚也存亡之形者晝夜白黑之易見者而迷焉非天奪其鑒寧至是哉人也亦天也天之所廢誰能圖之於是乎有君子者以空言維世道功在萬世萬世之治必由之孔孟之誅亂賊正人心是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君子所以成能而立命也故善言天者孟子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皆善歟則皆從之皆惡歟則皆改之其善人歟而有一不善則可改也其不善人歟而有一善則可從也

經旨如是註意亦如是耳而泥註者乃以註爲泥誤矣

敦厚以崇禮敦厚主忠信也忠信可以學禮禮不虛行者也而不學則無以立質勝則野彬彬然後君子文之以禮樂乃可以爲成人皆其解也中庸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皆敦厚之義文理密察則崇禮也敦厚其本真矣崇禮其功密矣禮曰崇者積小高大之義細必矜大乃不遺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故曰崇禮禮卑而不可踰者也朱子之析理至精矣學者間有疑則辯明之必發其蘊其與六經之

才有不合者也存心致知其論不可易學者不能
心喜聞異未能研諸慮故不能悅諸心耳

謂正不殺非必無殺不恃殺而威也殺之不怨猶無
殺也故曰神 聖人不貴武而貴神武

爲政以德猶云以德行仁仁非徒仁聲說非徒虛文
生於其心發於其政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後非諸人皆其儕也其身正不令而行所謂君其所
而衆星共也註中無爲釋居其所非正講以德中庸
卒章發此章之義甚明余嘗語學者以經釋經則不
畔四書六經之文玩之熟則左右逢原也 孔子言

爲政不言無爲爲政以德大有功夫出入德至於不顯乃可以無爲而治矣註元有分曉其解舜無爲而治亦非草草讀者不釋或以誣註今之君子自處其薄也

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箋疏之陋不足以知孟子

孔子言舜禹有天下勳不與禹與舜並稱知後世有傳子之疑也

唐虞之際成功文章至舜乃備而歸之堯明堯之得舜舜之業皆堯之業民無能名孔子是以闡之也堯

之無能名也而曰巍巍乎煥然舜之代堯以有成功
文章也而曰無爲而治夫子之於堯舜觀其深是
司馬牛憂無兄弟憂其爲亂而且死也此不可明言
者獨以告子夏蓋爲亂且死則有而無已不能止之
則有如無故云獨無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奪之
鑒自絕於天則末如之何苟能改圖則天命未絕歟
未可知也徒憂無益當圖所以感乎之耳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將不戒以
手而况同氣一體者乎而何患乎無哉其將感乎而
改圖歟未可知也子夏之意亦可默喻未可則言者

司馬牛必喻矣而後儒未逆其志故有圖滯之疑耳
子游子夏之論本末則言游過子夏子張之論交則
子夏過過在拒字子張非之非過也沫泗之間猶虞
廷之吁咈豈阿所好哉記論語者必曾子閔子有子
之徒升其堂而聞之者使其言過不俟後儒疑之疑
之者過耳雖然疑何傷疑而明辨之君子所許也求
疵焉操戈焉斯悖矣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故不拒拒之所以爲過也

桃應之問答必非孟子語也舜之耕稼也以頑與罍
佐之以傲日以殺舜爲事矣廩可塗焚則不能井可

浚蓋則不能及爲天子、頑者允若傲者封矣、固無設
人事也、設有之則長惡助虐者、必有其人、春秋所以
責魯莊也、漢之盛、申屠嘉能辱天子之弄臣、恨不遂
斬之、其季也、朱雲以一令請尚方劍、而皋陶不能執
乎、若曰、執天子之父而舜竊負而逃焉、則楚大夫之
子、學語者之爲也、周禮八議、籍雖去而孟子猶聞其
畧、乃曰、執之而已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所逃也、
如可逃也、則避堯之子者、亦僞矣、舜禹之有天下而
不與孔子並稱之、繇之、禹不能竊負而忻然忘天
下耶、君子言之、必可行言之、不可行者、君子不言也、

故以爲必非孟子之語也

公山佛勝之畔非畔魯晉也其意以張公室而陪臣執國命則甚於大夫孔子固不往也其曰欲往猶答陽貨曰吾將仕云爾而子路未達孔子所以告之者意惟入室者能以意逆志耳易之見惡人以辟咎孔子之見陽貨與南子禮也禮以行之則何咎咎非謂一朝之患也而云南子能知孔子是以見之則陋矣孔子曰知德者鮮有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竊意於國體宜然也夫社稷爲重攝政所以成文武之德安可諉也召公或疑其不悅

何以處管叔監殷重任也非親不可而管叔之才殆
亦勵之仰而思之幸而待之矣而何意其以殷畔也
此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也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書終秦誓曰明其繼
周也然歟竊謂非孔子意也夫秦不可以繼周也爲
漢驅除者爾誓之辭則是迹也孟子不道桓文而稱
穆之賢可傳於後世蓋亦明迹之意歟夫以術數知
來君子不道也何以徵之于長於匡顏淵後子曰吾
以汝爲死矣夫子若知其不死寧爲是言乎由之行
行不得其死則有死道是以戒之也故聞衛難而曰

由也其死矣有言吳太宰誣死者子曰不死也天生之以亡吳吳未亡何以死凡此皆以理知之者也而謂夫子如漢儒之語讖緯乎故著秦誓非以其繼周也

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冉有與齊戰勝而曰學於仲尼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語云子之所慎戰未嘗不備也特不以不教民戰耳衛靈非所問是以遂行若曰我戰則克殆非夫子之言又曰祭則受福則祭以福非以禮耶

孔子夢見周公曰吾從周孟子願學孔子而曰以齊

王猶反手其志不同何也大人者後天奉天者也天
者時也春秋之時猶知有周雖其假也假可反也戰
國則憔悴甚矣拯民水火之中湯武所以順天而應
人也周也猶夏之祀商之宋斯其時矣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時也後天而奉天時
聖人之於天道不相違者也此孟子所以學孔子者
也

出納之吝似細事也而聖人以爲四惡之一其言近
而旨遠也知利而不知義且利其菑矣士不附而國
不危未之有也

不顯惟德不見而章也無聲與其至矣文王之德之
純正以不顯不顯之顯至顯故曰丕顯哉文王謨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脩事殷也故頌其德周公
成文武之德兼三王施四事變通損益郁郁乎文故
稱其才之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文王周公亦然
德之純也才之美也一也

盡心知性章朱註精矣而講者蔽蔽而鑿鑿而攻乎異
斯害矣夫學求其放心而已矣盡心至矣萬物皆備
於心致其知知至而心乃盡吾心本與天地相似知
性則知天知天而心始盡也心性非二也天人合一

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大學言格致誠正中庸言至誠盡性而與天地
參其義一也心統性者也孟子言盡心又曰仁人心
也益明切矣